

岑兜年味浓

新年。更有富裕人家，一次请两个戏班子，同场竞技，唱对台戏，吸引戏迷及观众，称为“拼坪”。“听大戏，过大年”，营造浓厚年味。

大寒前后，风寒料峭。乡野田埂上，胡萝卜绿意盎然，芦苇摇曳，捧出一条田间创意T台，“巨石临门”鹤立，勾勒出天然舞台，“高甲之乡·戏幻岑兜”田野走秀活动，拉开了首届洪埔戏剧交流汇的盛大序幕。

“戏窝子”岑兜村的年味浓了！

也许是儿时的记忆过于深刻，经年以后，每当一次又一次重走在外婆家的小路上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回忆曾经的孩童欢乐时光，百感交集，心潮澎湃。

冥冥之中，前世今生注定与高甲戏结缘。虽然我不曾学戏更不会演戏，却兴致勃勃跨界参与高甲戏

研究有关的文艺活动，让人不得不由衷赞叹造化之神奇。

误入一排陡峭石台阶，身旁的硕大榕树，一下勾起我的“浓情”。儿时，这个水渠边上的百年古榕，有一个隐蔽的树洞，是孩童们玩“捉迷藏”游戏的好场所，也是岑兜从艺男女青年约会的好去处。虽然它不再枝繁叶茂，却依然根深蒂固。

历经沧桑，榕树的境遇又何尝不是高甲戏的现状？

下了台阶，就到了洪埔古戏馆。稍早前，一场复古的高甲会师拜祖仪式在此隆重上演。数十名岑兜高甲戏传习所小演员，真实演绎久违的戏班传统。望着满脸稚气未脱的高甲戏小苗，欣赏着他们惟妙惟肖的角色表演，我心中不禁涌起强烈的念想，这一株高甲戏“南戏明珠”，必将像那一棵百年老榕一样，

枯木逢春，重焕异彩。

红彤彤的灯笼挂起，惟妙惟肖的“九甲”剧照竖立，造型各异的文创艺术品摆上，香喷可口的“蚝箭”炸起，热腾腾的取暖火烧起，洪氏家庙、古戏台前村民广场，情侣牵手、童叟相依，锣鼓喧天中，高甲戏上台“敲破鼓”，吆喝着涌动的人潮，把乡村舞台大戏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，把岑兜的年味一点点升华。

田园戏台上，高甲戏传承人洪建国团长饱含深情，倾情讲述他波澜壮阔的演艺经历：“我是土生土长的岑兜人，也是一个用毕生演绎高甲戏的艺人……”字正腔圆，中气十足，洪团长雄厚的男音回响在岑兜上空。

人生是一场戏。一颦一笑皆是戏，一词一句总关情。今年我在岑兜看戏，岑兜乡里年味浓！

许建军

贴春联

黄仲远

尾牙过后，外出做生意和打工的人陆续回到农村，家家户户便开始忙碌起来，大人们打扫房屋，准备年货，村庄里的年味也慢慢浓厚起来，准备迎接新的一年。我们家也不例外，我曾经最期待的，便是和爸爸一起写春联、贴春联。父亲年纪大了，现在更多是我跟爱人，还有小孩一起帮忙。

这一对红彤彤的春联，承载着农村人对未来的美好祝愿和对生活的无限热爱。它们通常被贴在大门的两侧，静静地守望着家的安宁与幸福。一提到写春联，我们必须先准备好红纸、墨水，写前要先拿米尺，量一下尺寸，再根据门的长度裁剪红纸。现在市场上到处有现成的春联，但我们家更愿意带着小孩一起动笔写。

铺开一张红彤彤的纸，仿佛能瞬间将人拉回到那个充满期盼与喜悦的春节前夕。手执毛笔，轻轻蘸墨，笔尖在纸上轻盈舞动。每一笔，每一划，都蕴含着深深的情感与祝福，它们汇聚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对对寓意吉祥的春联。父亲小心翼翼地把写好的春联徐徐展开，铺在八仙桌上。孩子则围在周围，兴奋地注视着，偶尔还会伸出手，轻轻地触摸那些鲜艳红色，仿佛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心底的喜悦与期待。

墨干了的时候，就开始准备贴春联。先搬来椅子垫脚，用刷子蘸上浆糊，均匀地涂抹在春联的背面，小孩则兴奋地跟在身后，手里拿着刷子和小碗帮忙。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春联，轻轻地按在门框上，生怕弄皱了纸张。爸爸在一旁指导着，告诉我春联要贴得平整、对称，寓意着新的一年里家庭和睦、事事顺利。家里正大门那副春联要写什么内容，我跟父亲会商量一下，看看哪些楹联比较符合，比如即将到来的蛇年，父亲看中的对联是“银蛇起舞千家喜，瑞气盈门万户春”，每一个字都蕴含着对蛇年到来的美好祝愿。而当春联高高挂起，又成了节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红纸黑字，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与喜庆。它们不仅装饰了家的门楣，更点亮了人们的心房，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心底的温暖与幸福。

写春联是一门技艺，是一种习俗，更是一种情怀。贴春联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承，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，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处世哲学。而那些由我们亲手书写的春联带来的温暖与感动，也将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之一，陪伴着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年。



潘高鹏 书

童年的过年记忆

蔡永怀



些年画贴在墙上，家中便焕然一新，喜气洋洋。

腊月二十九，家里就要准备年货，炊糕、炊果，炸醋肉，父亲做的“鸡卷”特别好吃，制作“鸡卷”的选料是关键，原料有猪油网纱、葱花、荸荠、五花肉、鸡蛋、地瓜粉，把葱花、荸荠等食物掺和一起，加少许水和鸡蛋搅拌，用猪油网纱包成筒状，放进篾笼里蒸熟就可食用，也可以把蒸好的“鸡卷”放入锅里油炸，切成小块拼在盘中，放上几叶茼蒿，赤褐色的“鸡卷”，绿色的茼蒿，红色的甜酱，这样色香味扑鼻而来，可使你食欲大增。

过年蒸碗糕也是件有趣的事，大米经过一天的浸泡，用小勺注入磨轮的孔中，大米在石磨里磨成米浆，米浆沿着水槽流入桶中。加入糖搅拌均匀，盛在特制的糕碗中发酵，摆在蒸笼中，置于灶台上。奶奶特别吩咐，在灶台前不能乱说话，不能随便打开盖子，等蒸熟后，碗糕表面裂开像花朵一样，长辈说是“碗糕笑了”，来年一定会平安发财。

母亲还会用糯米磨成浆，白萝卜磨成泥，掺合在一起凝固，蒸制过

每年腊月，我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，期待春节早早到来。腊月下旬，家里要进行一次大扫除，称为“筓尘”，屋里每个角落都要打扫，屋檐比较高，扫需要绑在竹竿上才够得着。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，春联由桃符演变而成，为了增加春节的喜庆气氛，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。我家春联都是买现成的，再用地瓜粉放入锅中熬成糊，把春联贴在自家的门框上，还会买一

年的“独家灌制”

林清秀

是精细活，细长的竹筷轻轻一勾，肠衣翻转过来，三下五除二，内壁黏膜已经洗得干干净净，妈妈一双长满老茧的手莫名灵巧。

从前灌肠时，有阿嬷配合妈妈，两个人，四只手，虽然忙，但嘴也没闲着，絮絮叨叨，家长里短。她们灌一段打个结，再灌一段打个结，末了，还要细细地检查一番，直到把每个鼓起的气泡用针扎瘪。一段风肠，不仅融汇着食物的味滋味美，也贯通着一对婆媳的和睦融洽，她们眉眼温柔、配合默契的情景，一直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中，让我哪怕时隔多年想起，心里总有温暖潮润。

灌好了肠，要日照风干。因为是鲜肉灌制，要先把风肠放在阳光下晾晒，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也吃不得灌风肠。”妈妈说这话时，一条一条鼓鼓囊囊的风肠缠在洗尽的竹片上，被挂在二楼背阴的檐角。呼呼的北风吹过，风肠摇曳生姿，要不了十天，房里房外渐渐有了甜甜的酒香，也有了浓浓的肉香。“风肠”美名，大约由此得来。因为连日吸纳了天地灵气，那些香，扎实而耐人寻味。

忙碌和等待之后，唯有饕餮，才不辜负“独家灌制”的美味。

日子日渐富裕丰腴，有多少餐桌早已摆不下一碟风肠，而在我们家，风肠的传统菜碟始终不曾被替换。

磕头拜年

宋振东

农村老家过年有个风俗是晚辈给长辈磕头拜年。

我在我们村子里辈分最小，见了男的几乎都叫爷爷，见了女的几乎都叫奶奶或姑姑，叔叔辈很少，有些甚至刚出生的孩子都是爷爷辈。所以，在老家过春节，见了谁都得磕头。

磕头拜年大体分为两波，第一波在正月初一早上，主要去村里和邻居家给长辈拜年。第二波则是过了初一后的几天，拜访亲戚朋友。

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，家中男青年及成年人要一块去邻居和亲戚家拜年。尤其是正月初一，家家户户正屋中间位置，都悬挂着家谱牌位的画卷。细心的人家，门前摆放着供人磕头拜年用的席子或棉垫。客人来时，会先站在祖谱前拜垫，然后再按照辈分，年龄逐一磕头拜年。如果有儿童参与，长辈就要给儿童压岁钱。

小时候，过年最怵的事情，就是正月初一起早磕头拜年了，因为辈分太小，见了谁都得磕头，跪下起来反复多次。

正月初一早晨，我家里除辈分最高、岁数最大地留在家中接受晚辈的拜年后，其他晚辈们会结伴外出给村子里的长辈磕头拜年，少的七八人一组，多的十几人甚至几十人，乡村的路上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好不热闹，人们有说有笑地走家串户拜年。

有些成年人年年春节磕头拜年，也就有了“经验”。由于农村的房子面积普遍较小，容不下十几人一起拜年，走在前面的人，就在屋子里实实在在地磕头，而走在后面、还在屋外的人，个别人就偷个懒，在屋外面高喊一声：“爷爷奶奶，给您磕头拜年了。”

那时候，我才十来岁，不会偷懒，每次都是实实在在在双膝跪地磕头拜年，一早晨下来，反反复复跪地磕头上百个，有时甚至更多。有些邻居家大都铺的是红砖或水泥，也没有摆放拜年用的席子或棉垫，寒冷的冬天，双膝真是又硬又凉又疼。

有一年春节，我跟着父亲到村里拜年。等拜完年回家一看，衣服上沾满了尘土，两个膝盖都跪肿了，过年时刚穿上的新裤子也磨破了一个小洞，三四天过去，走路还一瘸一拐的。

拜年磕头，虽然很辛苦，有时候还会磨破裤子，跪肿膝盖，但是见到长辈们高兴的样子，心里还是暖洋洋的。

几十年过去，磕头拜年成了深藏在记忆中的一部分，成为最美好的回忆。